

最后的闺秀

张允和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最后的闺秀

张允和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hinese Copyright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闺秀 / 张允和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2.11

ISBN 978-7-108-04141-8

I. ①最… II. ①张… III. ①张允和 (1909~2002)

—自传 IV. ④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3623号

责任编辑 王振峰

封扉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14

字 数 120千字 图31幅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28.00元

二姐同我

张充和

二姐同我相聚的日子，八十八年总共不到两年。我出生八个月，过继给二房叔祖母做孙女，由上海回合肥老家。

第一次到寿宁弄家中，我七岁。见到三个姐姐五个弟弟，又高兴，又陌生，像到另一个世界。姐姐们觉得忽然跑出个小妹妹来，更是件新鲜的事。于是商量要办学校，说到做到。大姐的学生是二弟，三姐的学生是大弟，二姐的学生是我。二姐最是上劲，把我名字改成“王觉悟”，还把三字绣在一个书包上，要我背着。学校在园中的花厅里，上的是什么课我记不得了。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得罪了老师，她用一把小剪刀，一面哭，一面拆“王觉悟”三个字。哭得很伤心，大大说了她几句：“这么大人还哭，小妹妹都不哭，丑死了。”事后见二姐的著作《最后的闺秀》。故事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

以后我们师生和好如初。她教我在一块缎子上绣花，我从未拿过针，她完成后，算是她教我绣的，到处给人看。钟干干夸我，更夸她教得好，她高兴，我也高兴。其实到现在我还不会绣花，正如我不会算算学一样。

第二次回家，家在九如巷，我十四岁。大大在我九岁时过世。继母生了三个孩子，两个不存，只有宁和七弟，才两岁。从此我们姐弟是十个人。这次是祖母带我来苏州，我们住在南园李家别墅。祖母有时把我送到九如巷同姐姐们住几日。也许不到一月，我们就要回合

肥，三个姐姐在晚上，关起楼门，办了四个碟子、一壶酒为我饯行。我们谁也不会喝酒，只举举杯做样子。但二姐就真的喝了几口，即时倒在床上。大姐说：“今天送四妹，不可无诗，我们四人联句，一人一句就是一首诗了。”大姐先来一句“更深夜静小楼中”，第二句该是二姐，可是她呼呼地睡着了。三姐向我挤挤眼睛笑着说：“她做不出，装睡了！”她可真醉了，叫也不醒。大姐说：“三妹接第二句吧！”三姐接“姐妹欣然酒兴浓”。大姐接了第三句“盘餐虽少珍馐味”，我接“同聚同欢不易逢”。现在看来，这首诗真是幼稚。但当时我真感到真正我有三个姐姐对我这么好，还给我饯行。夜间都睡静了，我是第一次百感交集不能睡，做了一首五律：“黄叶乱飞狂，离人泪百行。今朝同此地，明日各他方。默默难开口，依依欲断肠。一江东逝水，不作洗愁汤。”也是破题儿第一遭五律。

第二天，大弟知我们又吃又喝又作诗，没有带他，有些失望，也不服气。他做了一首长短句：“天气寒，草木残。送妹归，最难堪。无钱买酒饯姐行，只好对着酒店看。无钱醉，无席餐。望着姐归不能拦。愿姐归去能复来，相聚乐且欢。”我看了又高兴，又感动。回合肥把三首诗给我的举人老师左履宽看，他说宗和的最好。他其时十三岁（本文中年岁都是虚的），因没有读多少旧诗，所以没有旧诗老调。我们略读了一些，就无形中染了老调。以后他偶然作些，都无旧诗习气。此后只同三姐通了几封信，也还有一两首小诗。

1930年，祖母春天过世，我十七岁。秋冬之际回到家中。这次是真正回家了。但是姐姐们已都去上海进大学，我一个人在楼上一间房住。最大的转变，我得进学校，按部就班。爸爸的意思是应该要受普通教育，问题是在英文和算学上。二姐介绍她中学算学老师周侯于，从“四则”教起。我在乐益小学六年级读几天，就读初中一年级。一年后，“一·二八”事变，我们一家去上海。我斗胆考务本，居然考

取高一。以后转光华实验中学，是二姐与她同学们办的。二姐也是其中老师。她住老师宿舍，我住学生宿舍，那是她同耀平兄还在恋爱时，我同她不常见。

耀平兄请我陪他三姐去向爸妈求婚。三姐非常文雅、客气地说了很多求婚应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懂。爸爸是个重听，妈妈也不会这一套，两人只微笑，微笑就算是答应了婚事。后来耀平兄送我一件红衣，称我为小天使。他们在上海结婚，曲友们还叫我唱《佳期》，耀平兄看着曲本，以后他向二姐说，如果四妹懂得词义，大概不会唱了。其实唱清曲，题目应景就行。上台表演又是两回事。

她连生三个孩子一个不存。以后我去北平，回苏州，又去南京，都同她很少见面。直到抗战初期，她一家来张老圩避难，住很短时间就先往成都去了。后来我到成都见到她，但不住一起，我同四弟、镕和弟另住在湖广馆。她同光华教员们同住。不久我去昆明。直到1941年我到重庆，正是大轰炸，不记得她住何处。见面时只在荫庐胡子婴家。以后她同晓平、小禾住在江安，我也去住了几天。江安是个安静而美丽的地方。我最喜到江边去散步，也听不到警报声。

那时我的工作地点是青木关教育部，不常去重庆。忽有一个消息传来“小禾病重，来重庆医治”。小禾病已很严重。盲肠炎转腹膜炎，已变成只剩下皮包骨了。战时的特效药及盘尼西林等药，只许空军可用，医生也束手无策，只每天给小禾洗一次，腹部开一口约二三寸长，洗时并不听她叫痛。但不时要二姐抱她，说背疼。一天好几次，二姐的身个小，小禾七岁，虽瘦，对二姐说来，还是又重又大，天气湿热，我向小禾说：“妈妈累了，我抱抱吧。”她转过要哭不能哭的脸，皱着眉头说：“不！”以后又喊，“妈妈，抱抱。妈妈，抱抱。”二姐抱她坐在藤椅上，她闭着眼，安安静静似乎睡了。及至放到床上，又要抱，越来越想在妈妈身上睡。二姐多日的焦急、痛心、疲

劳，虽是抱她坐下，但小禾整个上身仍是在她臂膀上。一次小禾又要抱，二姐抱是抱起了，却突然把她向床上一放，伏在床上，失声痛哭说：“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每天都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窒息，透不过气。经二姐这一发作，我跑到门外大大地抽咽。看护们以为小禾出了事，赶快进去，看看无事又都散了。

一个下午，炎热稍散，二姐同我走回荫庐，路上喝杯冷饮。两人擦个澡，天已傍晚，到医院大门，门外停一口白木小棺。我们心里明白，我说：“回去！明天再来！”二姐没有反对，也没有说要再看小禾一面，也没有一滴眼泪，她已伤心到麻木了。

第二天清晨，太阳没出，我们去医院，小白棺已在防空洞。小禾离开我们安然睡去了，不再要妈妈抱了。这几十年来二姐同我、我同二姐再没提起小禾。只一次，提起五弟，她说：“我很感激五弟，他替我办了小禾的后事。”

以后我进城不再住荫庐，住在曲友张善芾家，她的住处是上清寺，青木关进城最后一站就是上清寺。一天清早，天还没亮，有紧急敲门声，工人起来开门。一声“四妹！”是耀平兄，我几乎滚下楼来，我以为二姐出了事。耀平兄说：“晓平中弹！我要去成都，请你同去找郑泉白搞车票。”他知道我每次回青木关是郑泉白派人买车票的。于是我们又去敲郑家的门，他即刻派人到车站内部去买，不必站班，有时站班还不一定买得到。耀平兄拿到车票，就搭第一班车去成都。我送他走后，惊魂不定，晓平再出了事，二姐怎么办？这一家又怎么办？我一天到晚走路，大街小巷去跑，善芾看我这样游魂似的不安定，她说：“得消息时说中弹，不死，总是有救的。成都医院好，坏消息未来，就是好的。”她到底比我大几岁，这么一说，我倒稍安定些，还是等着，等着。重庆到成都是两天的路，六七天，得到耀平兄一封长信，叙述他一路上心理变化，好的方面少，坏的方面多。及至到家，见到老母

还在静静地擦桌子(周老太最爱干净),知晓平已出院,于是一块石头才由心中放下。这封信写得真切动人,是篇好文章,我一直带在身边。十年前寄二姐转晓平。二姐回信说,此信同晓平腹中取出的子弹放在一起,传之后世。1945年6月在成都医牙,住在二姐家“甘园”(就是晓平中弹的地方),我有几天日记,抄下作为结束:

7月10日 医生说二姐胃中有瘤,疑是cancer,要动手术。

7月13日 二姐明天八点动手术,耀平心中很不安,一天三次到院。好丈夫即在此处可见了。

7月14日 二姐于八点进手术房,割去盲肠及胃中小瘤,经过良好。

7月16日 晚间在医院为二姐守夜。

8月4日 几日来在医院。二姐瘦了八磅。胃口不开。

8月8日 二姐同房病人赵懋云,是第一届北大女生,信佛,要我唱弥陀佛赞。

8月10日 一声炮响,胜利了。耀平、晓平去前坝。

9月4日 陪二姐到湖广馆看李恩廉。

二姐大概是8月10日以后出院的,我没有记。

二姐后半生是多彩的、充实的。她为昆曲做了很多有用的事,写了很多文章,又恢复了《水》。最重要的是抗战中的苦难,锻炼了她的大无畏精神,虽然她本来也不是个畏首畏尾的人。只看红卫兵来抄家时,她那种幽默、潇洒不可及的态度。她虽然有严重的心脏病,却没有一点屈服于病的心理,仍是如常人,甚至于超过常人的勇敢办事、学习。所以她满意一切,也没有带走一点遗憾。

此景只应天上有

叶稚珊

肯让我写前言的作者一定很年轻，初出茅庐，不为人知。是的，这位作者“二八年华”，本书是她的处女作。

我只看了书的目录，因为多数篇章我已先睹为快，有的还很熟悉。我有机会经常接触作者，而作者的才华风貌，她的人格和性格魅力都远远超过了她的作品。相信看到她的作品的人都一定想见见作者，因为她的作品所叙及的人和事只有少数幸运者可经历和触及。这些充满暖意和怀旧感的棕色老照片，通过她那纤细的手，将温婉而又充满快乐的感觉传递给我们。她本人就是一部由特殊时代、特殊环境、特殊经历、优秀的先天基因和后天造化而成的完美作品。

这些话用在作者身上如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无论我怎样费尽心机地去描述，你也不会想象出就在这车海人流中，在这由高楼和商品构成的喧嚣的大城市里，在普通的居民楼里，她的生活意境却远远高于、雅于庭院深深，深几许。

精于丹青，擅长摄影，生花妙笔，即使你有七十二般武艺，想在没有见过她的人通过你的描述“认识她”吗？

我有过自信，“二八年华”的丰仪，不信我就写不出来。从未遇到过的炎炎夏日里，我对着电脑，对着纸笔，坐立不安，汗流如注，不敢接编辑催促的电话，结果还是一张白纸，最新最美的图画始终没有画出来。这真是不能全怨我无能：此景只应天上有……

口头、笔头的表达都不足以形容一个人，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可我又实在不甘心，总想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她的生活。我相信，无需更多的语言，只要亲眼看一下她的日常生活，记录她随便哪一天的生活内容，就会引起你心灵的感动。这种感动不是疾风暴雨式的，你会沉静下来，在沉静中体味，由表及里，然后由衷地期盼也让自己的孩子来看一看。许多次，我带着所信赖的朋友，带着他们的配偶和孩子，虔诚地一睹其芳华，悄悄地扩大着“追星族”的队伍。

在她的处女作之前，作者还有几件事也许可以问鼎“吉尼斯”：八十六岁开始学电脑打字，而她并不认识汉语拼音，她从查字典一个字一个字注拼音开始，不到一年便敲打自如。当然还有前提条件，作者的丈夫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被沈从文称为“周百科”的周有光先生。周有光是名副其实的护花使者，无论何时，一声“帮帮忙”，他立刻离开自己的电脑，穿过饭厅，站到卧室里的另一台电脑前。作者打出的每一字都有丈夫的温言软语和盈盈笑意，因此她最先会打的是“亲爱的”三个字。

第二项“吉尼斯”是：以八十七岁高龄使停刊七十年的家庭杂志《水》得以恢复。复刊词说：

七十年前，我们张家姐妹兄弟，组织了小小的刊物叫《水》。那时我们年少，喜欢水的德行，正如沈家二哥（从文）说过：

“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侵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不受它的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

如今，我们的“如花岁月”都过去了。但是，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我们有下一代，下下一代，我们像细水长流的水一样，由点点滴滴，流到小河，流到大江，汇入汪洋大海。

这本由作者任主编、校对、发行的刊物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捐款和赞助，发行量二十五份，如今已出了六期。高山流水知音多，许多人闻讯来函希望能成为长期订户，但多不能得到满足。

张允和先生年方二八，不是“那一个”如花的二八，而是“这一个”比花更美的 88。四个玉润珠圆的 0，两个喜性吉祥的不倒翁。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前夕，张先生给几个年轻的朋友发出了邀请信：“亲爱的……和我一起度过最幸福的一天。”九十二岁的周先生喜作海阔天空的漫谈，他对每一个领域涉足之深令专业工作者也感到钦佩、敬重。他对新的信息捕捉之灵敏，令年轻人也惊讶。他是学金融经济出身，曾在大学任教；近五十岁时改行研究语言文字，成为汉语拼音的首创者之一；他是《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著书立说不再受他的专业所限，他的随笔是报刊的“抢手货”，立意之高、之雅自不必说，文章似不用动一字，也不能动一字，编辑们慨叹作者都像周老这样，恐怕自己就要失业了。周先生受张先生影响是昆曲爱好者，张先生受周先生影响是评弹爱好者。在欣赏这种纯粹民族、古典的艺术时，他们也不忘为其注入现代生机。他们在一些专家朋友的协助下，饶有兴味地用五线谱、简谱、中文、国际音标、英语拼音等记下了评弹的词和曲，使无论哪国的音乐家拿起乐谱就可以演奏或演唱。以学术为乐，把娱乐学术化，这是他们生活取之不尽的快乐源泉，也是他们能使青春永驻的健身健脑秘诀。

“快乐极了”、“得意得不得了”几乎成了张先生的口头语，每一次打电话，她都会按捺不住地这么说。每一天都“快乐极了”的张先生为什么五一节“最快乐”？周先生说：“我们是 4 月 30 日结婚，第二年结婚那天生的孩子。两件喜事都是在劳动节的前一天。”

张先生还不定期地请一些“亲爱的”来参加“一壶酒、一碟菜”的“蝴蝶会”，这本是曲友聚会的做法。大家古今中外、文学戏曲，自由漫谈，还在酒席上行“新水令”（因来客多不能饮酒，故以水代

之。“酒令”变成为“水令”。——编者注)。她精心写好一张张诗词、曲牌、格言、妙语，放在一个古瓷瓶中，轮到谁，罚清茶一杯、罚讲笑话一则，罚唱一曲……今年7月5日的蝴蝶会，张先生一曲“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四座皆惊、皆叹。我特意拿了一张下署“光、允”的水令，上面写着：

人老去星星非故

春又来年年依旧

认识周先生、张先生十多年了，“年年依旧”的两位老人未见老去，画意诗情的美好时光似是在他们身上定格了。在这次蝴蝶会上，允和先生命我为她的文集写前言，我诚惶诚恐说是万万不敢当。近九十岁的老人仍如当年九如巷中的“小二毛”般俐齿伶牙：“《半个字的电报》是你发的，《水》是从你这儿泛滥的，《白发才女》是你写的，这个任务只好由你来完成。”想一想，真的，当年看到《半个字的电报》非常喜欢，马上发表在自己供职的杂志上，虽是一本发行量不大的刊物，但张先生这篇本来是写给沈从文先生“看了逗他取乐”的文章，成了她的名作，很多人和我一样的喜欢，被收入《当代女性散文精粹》和数不过来的多种文集、选集中。《有一本杂志名为“水”》是我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一篇小文，私家刊物《水》是迟早要泛滥的，我不过是小小的推波助澜者。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由此会给这对习惯于安静生活的老人带来多少意想不到的快乐和麻烦，只是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精彩的文章和这种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生活，好像被一种责任感驱使。

八十八岁老人的处女作要面世了，想到能和很多人共同分享白发才女的佳作，我“快乐极了”！

1997年9月

目 录

二姐同我 张充和 1

此景只应天上有 叶稚珊 6

原本无我 1

本来没有我 5

红双喜 9

父母恩宠 13

一封电报和最后的眼泪 17

乐益女中 19

看不见的背影 22

洒到人间都是爱 25

棠棣之花 29

王觉悟闹学 33

大弟新娘俏 36

哭二弟 38

沈家二哥	39
半个字的电报	43
一封快信和一页日记	47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49

相知相伴	55
温柔的防浪石堤	59
八十六岁学电脑	62
喜的是《水》，忧的也是水	64

风雨如晦	67
小丑	71
小白兔	78
小蜻蜓	89

先生之风	99
张闻天教我国文课	103
落花时节	106

含饴弄孙 109

庆庆的一天 113

写给庆庆 116

安安的一天 120

给安安的两封信 125

恋恋昆曲 129

七十年看戏记 133

二次亮相 137

昆曲——江南的枫叶 141

悼笛师李荣圻 143

江湖上的奇妙船队 145

不须曲 159

一介之玉顾志成 164

曲谜传友情 169

人得多情人不老 174

忆往情深 177

黄山归来寿莹环大姐 181

难途有寄二首	182
过南园乌鹊桥故居（四首）	183
长安喜遇咏莲	184

后记	186
----	-----

附录	191
----	-----

记当代才女张允和	周素子 192
别离的箏箫	沈红 205
张允和年谱简编	207